



夢窩集

五

疏劄
議
附竹醉藁

~16
2321
5止

夢窩



和
232/
5-5

夢窩集卷之九目錄

夢窩集

疏劄

論時弊劄

因持平朴弼正避辭呈辭承 別諭仍有遣史

官借來之 命辭職劄

初度呈辭遣承旨 敦諭後辭職劄

五度呈辭遣承旨 敦諭後辭職劄

因病辭職兼附所懷劄

因文廟震變陳所懷劄

因洋儒所懷辭職仍陳所懷劄

辭歲杪叅决劄

辭職劄

梓官加漆時病未入侍待罪兼陳所懷劄

請遞銓長劄

因承旨宋成明疏待罪劄

辭職劄

因趙泰耆劄與左相聯名劄

辭職劄

辭職劄

因金始煥疏辭職疏

因灾乞退仍辭賞典劄

乞退劄

庭請罷後與三大臣聯名請代理劄

夢窩集卷之九

疏劄

論時弊劄

已亥

伏以臣之老病 缺劣本不堪擔荷重負而迫於 嚴
 命黽勉出謝日夕慄惕如臨深淵顧今 國勢時事
 無一可恃苟無別樣振作之舉則殆不可為茲將一
 二慨惋於心者條列如左而仍念庶事之叢脞專由
 於紀綱之不立紀綱之不立亦由於輔相之匪人若
 臣之累試蔑效卽 兩宮之所察也今若用其言而
 退其身則豈但臣私分獲安亦 國家之幸也國之

治亂在於庶官故有爲之世未嘗不急賢材也年來
別薦之人其數亦多雖未必盡出倫類其賢於姻婭
猥瑣之流則不翅相遠而銓曹多不收拾此豈朝
家旁求之意哉宜飭兩銓連續調用也惟其掄選非
公故風習大壞奔競日甚躁進者雖不肖動輒得官
守靜者雖賢能終不見錄臣聞前縣監朴樞以名家
之子素有清操曾任一縣罷散今逾十年而歸臥田
里口不言祿故銓曹終不檢舉殊可嘆惜臣所知者
適止此耳安知此外又無他人哉昔宋文彥博請甄
錄韓維以厚風俗今從樞始增秩調用仍復詢訪此

等之人一體褒獎以風勵一世恐爲今日急先務也
中外簠簋之誚日盛月甚其登於御史書啓臺臣彈
章而事迹顯著者宜自上別爲傳教於兩銓毋得
調用使臧吏知所懲畏也黜陟幽明國之大柄而京
司褒貶便是文具是以各司之官多不謹慎至於貢
物衙門則侵漁之端鄙瑣之事尤有甚焉而官長終
無糾察之道故皆得由是而出宰縣邑終必剝民而
後已守令之不擇生靈之不遂專以此也今宜令各
司申嚴殿最之法一如外方之爲則庶有一分警飭
之效也綱維解弛命令不行譬若病痺之人身不

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如是而尚可爲 國哉今番歲時廟堂有禁肉之令方且申明約束而法司之官私自撤禁都城之內屠戮狼藉法司之意如以爲不可禁則論報廟堂許之而後撤禁可也安有廟堂方禁而有司私許者乎此雖小事其壞體統則無餘地矣臣謂當該官不可無警責也至於閭家奪入數年尤甚其間駭悖之舉不一而足都下之民如逢亂離此已無據而至於禁標內則逼近 宮墻其在臣子分義何敢以拘忌之疾肆然移接乎此非京兆之力所能禁而 朝家若復以不可盡罪而置之則綱紀益

墜今後每摘其中官秩爲首者一二人痛繩以法則庶有可禁之道也京司如此故外方效之監司不用朝命守令不遵上司之令若兵水營催納軍布營將推捉賊黨則略不動念守令若秩高或有勢則視之尤無如也其弊可勝言哉雖以量田事言之亦可見其一端也二十年一量自是成典而今不改量且百年矣經界紊亂姦偽百出守令貪於私用漏卜豪右利其眩亂災實而守令之毀譽又專出於豪右之口故豪右倡以爲不便則守令和之而論報監司又從而馳啓百般推托必罷乃已是 朝令非見格於

監司守令也卽見格於鄉曲豪右之徒豈不痛哉秋收之後若卽舉行必已了當而故爲遷延未乃以量尺長短民間癘疫爲諉今雖曰待秋舉行及其時也又豈無沮遏之策乎臣謂自初避事之監司不可不譴罷以警他人以存事體也守令之違道干譽者非惟希望褒賞亦由多行不法畏民議已故遇姦猾則不敢正其罪惡遇詞訟則不敢明其立落減省官家應捧之物以爲德色以此民習驕悍不可復使官家疲弊不得成樣後官不如是則怨讟朋興故爲守長者轉相慕效八路郡縣無處不病從前御史書啓而

朝家論賞者多不外於大同田稅之防納雉雞柴草之戒捧而每人悅之無一毀言之類嗚呼此國家所以勸之爲要譽也夫按法爲治者不能無怨言此朱子所不免於南康者也今後御史封書宜以古之七事爲主而廉問之時守令雖有浮謗得其正道者別爲超擢雖得純譽苟有一分邀名之迹勿加賞典使士夫知恥而有所不爲也科場之重文武何殊而近年武科用情極其狼藉無勢無賂者雖絕才多不免落榜事之可駭莫此爲甚奸僞多歧雖不可一一摘發如有現露者依前充軍而舉子則永勿許赴

試差備官則永勿許叙用事添作事目定式施行則
或可懲戢也臺諫之職所以糾官邪而肅紀綱也其
責不輕而近日臺諫專以呈辭爲事茶時傳啓視若
弁髦政院逐日請招違牌又復紛然殊無恪謹之風
不顧事體之損若夫行公累朔爲一時休息之計或
情迹不安不得不謁告者則固無足怪然亦必稱疾
不出可也今則不然無難強之疾難安之端而乍出
行公旋即引疾便服出入無處不往故街路之上絕
無以朝衣行呼唱之臺官自處若此其何以論人之
得失而設有必爭之事亦何望其得請哉最是下直

守令屢往不遇行期屢退夫馬久滯間或因朝令
急赴而未及見之則又必囚吏使不得行其弊大矣
今宜另加申飭而初除守令者外若曾經之人屢往
不遇則許令留刺赴任俾無滯行曠官之患也夜禁
所以詗察非常也雖以漢史所謂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者觀之可知其自古然矣臣聞祖宗朝直提學
以下毋得犯夜而近來朝士儒生姑舍勿論至如掖
庭及上司所屬宰相名官之儻從尤甚橫行邏卒一
有所問又輒詬辱歐打否則誣訴官員推捉牌將困
責備至故雖有所遇莫敢誰何任其往來誠可寒心

輦轂之下是何等地而如有不逞之徒參錯其間則當如何哉今後有勿禁帖者外朝士儒生以下皆不得犯禁雖掖庭上司所屬勿用進來直自該軍門依法決棍事定式分付以革前弊以防後患恐不可已也生民困悴皆懷畔心一朝風吹草動則分崩離析之患可計日而待也目今諸道灾荒之餘嘯聚滋蔓之徒隨處盤據凡諸治盜之地任使吏屬皆爲其腹心故中外官司力不能制豈不可憂乎頃日金城之賊以戎服進薄官門肆然接戰其迹已著其徒之招又有至凶之謀而前後監司過加平反臺臣又從而

効其守令此何事耶守令宜有功而反坐微文賊盜宜卽誅而反傳生議 朝家舉措顛倒如此其何以戢姦宄而勸有功哉今人之情無不以捕盜之賞爲大恥而賊勢強盛皆懷不勝之憂故雖懸賞購捕尚恐無人應募此非 國家之福今乃屈辱勦捕之人爲凶黨報仇此後脫有劇賊誰肯出死力爲 國除患乎臣謂臺官以風聞論事固無可論至於監司不可無警責而賊黨不可不拿致捕廳特令左右大將齊會嚴訊以正其法當該守令不可不論賞而爲今之圖宜從朱子賊邊主人邊之說雖如權尙之受人

所疑者亦可特釋其罪以無遏治賊之路也仍竊惟念赤子之爲龍蛇亦非其罪也 國家昇平八十餘年生齒日繁而土地有限生計之艱愈往愈甚使其無事自在尚不免飢寒况在上者又復侵削彼無恒心之類何所賴而不爲盜乎近來增設軍門比 祖宗朝時凡幾所矣以此收布斂米之路日廣而椎剝之慘愁恨之聲足以感傷和氣今日災異疾疫之作未必不由於此也 朝家每以良役變通爲救急之策累年講究未得好法矣設令得之不過所以收斂者換易其術而已非所謂寬民力也亦何所益哉及

其收斂之後又不量入爲出百事增衍比古倍蓰用度一有濫溢便成規例有加而無損月異而歲不同是故 國用不繼朝不謀夕噫嘻浚民膏血滲泄於無用之地使 國日趨於危亡之域而上下恬然莫之覺悟臣竊痛之伏乞 邸下以此稟于 聖上洞察弊源深惟大圖痛省浮費以制一年之用務爲苟簡若在圍城之中輕其繇役以救倒懸之急亟降哀痛之 教特罷一軍門以其軍丁移補他軍門闕額以爲固結人心祈天永命之本也不知者將以軍兵之減額爲難然苟得人和邦本自固雖有變故可得

多助不然而徒取其衆則臣恐疾視長上之輩必不爲用於危難之際其利害得失昭然可知而唐之天寶年間益兵浸多而民始困苦宋之京師宿兵百萬而天下大困卒致喪亂已然之前鑑亦如此惟願夫斷而無撓於浮議以爲宗社萬民之福千萬幸甚

因持平朴弼正避辭呈辭承 別諭仍有遣史官借來之 命辭職劄

伏以臣之情勢萬分難安有不可冒沒仍居於職次者尋單請急誠非獲已而未蒙 恩遞反下史官借

來之 令臣狼狽悶感不知所出今臣犬馬之齒已過懸車之年本不堪驅策病骸奔走世路一退之計不翅若痿人之不忘起也然臣只欲仰答 聖上再造之恩少觀 邸下代理之化低回不決以至今日而竊伏見 國勢岌岌百度廢墜有非臣識慮才具所可救也世道大壞而臣無輓回之力綱紀縱弛而臣無振舉之策賦役繁重盜賊滋蔓而臣不能撫綏賢愚雜進名器冒濫而臣不能進退而顧其職則上相也凡有得失皆受其責臣既不能力辭去位則竭其駑鈍隨分規畫一陳於 鈺纊之下不得則止是

亦一道夫然後臣責方塞 國恩無負是以不揆鹵莽猥論時事不意醜悖凌辱之說闖發於臺閣之上如是而 國事尚何可爲臣亦何可一日留哉伏乞 萬明察臣之情諒臣之迹亟先 召還史官仍賜斥黜臣身以爲妄言之戒以懲違慢之罪千萬幸甚 初度呈辭遣承旨 敦諭後辭職劄

之道也顧臣本無才能之可施况此時勢亦無著手之地無事而食非臣之所敢出此其當退者三也若臣所遭曾所未聞其壞 國體而辱 清朝亦非細故而猶不若上三事之爲尤大也然臣不能決退因循至今每一念至未嘗不赧然自媿有識旁觀當謂斯何此所以同朝之士加以非禮而不少顧藉者也是以臣必欲因此懸車以求自靖初非怒於其言故爲過激之事也頃日尋單遽承史官借來之 令進退路窮轉身不得而大禮且迫有不敢頑然不動故黽勉乍出少伸分義過此則復申前請必遞乃已卽

臣素定之計也不意 邸下又令承旨 敦諭其所
責勉有踰常格臣不勝悶迫焉設令臣之求去專由
於人言尚不可冒沒廉隅復厠周行况其區區之義
非止一二惟當殫竭忱悃以冀準請而其在 朝家
勵廉之方體下之仁亦豈不當許其休致以成 上
下之美哉伏乞 離明將臣至懇入稟于 大朝亟
降 俞音仍治臣不赴 召旨之罪千萬幸甚

五度呈辭遣承旨 敦諭後辭職劄

伏以人臣七十致仕不惟古禮爲然考諸 國典亦
有其文毋論品秩崇卑據禮引年者莫不假以奉朝

賀之號臣於此有以見 祖宗朝所以安老養廉之
意可以比隆三代矣此豈非後世之所宜遵奉者乎
臣竊念臣僚設有才德俱優精力尚旺者猶當隨請
許歸以之成人美而敦國俗况其不及此者乎若臣
少壯本不猶人及今衰邁尤無可論而疾病深痼望
絕陳力其不可徒取充位毀畫而求食無補於 國
祗喪其名節也不翅明矣此臣所以必欲積誠瀝懇
聞月經時不得請則不已者也一退之計是臣至願
而臣於年至之初適在侍藥之地不敢發口遂致因
循至于今日始有此請此固臣忘廉喪恥之罪而不

幸人言適在此際故雖以 高明之照尚疑臣之求去專由於此也然臣雖甚疲劣豈與此人相較以爲去就哉特其素定之計因此而益決耳書本辭單今已屢上而一 俞之音尚闕昨日喉舌之臣又宣敦諭其所責勉逾往逾隆臣每承 召旨罪戾輒增臣之狼狽可謂極矣伏乞 邸下哀臣不移之愚察臣必退之義亟許至懇以成微尚千萬幸甚

因病辭職兼附所懷劄

伏以臣年踰七耄筋力衰敗雖無疾痛固非奔走之時而入夏以來宿患復發種種危證雖不敢歷舉仰

溷 微聽而最是口絕粒米身無點肉尪羸漸綴無復生人貌樣床簀之間亦無以自運其可望陳力就列乎以此賓廳次對籌司例坐每使僚席獨賢固已未安而矧今軍門存罷諸大臣旣皆收議良役變通僚相亦已劄陳亟宜入稟 大朝反覆熟講而緣臣病蠶未免遷就臣之罪戾實無所逃伏乞 邸下特察臣老病之難強機務之多滯亟鑄臣職公私不勝萬幸且臣有一二所懷茲敢附陳驪州之曠官今已三四朔矣政當春窮民皆頷顛而以無牧使至今閉糶闔境喁喁如魚在轍聞之殊可矜愍近因本邑凋

弊人多厭避未知李裕民之終始不赴有何曲折而
事體所在不得不請拿而驪民之急則殆不可救矣
近來朝士無論文蔭武凡有除拜輒視其殘盛燥濕
而有所趨避實是可駭之風習前日臺臣之論地部
郎屬仍任之弊蓋出於矯正之意也當初張鵬翼之
始除驪州也軍門以中軍乏人入達請仍本邑之受
害實由於此今鵬翼爲春川而渠有樂赴之意故軍
門亦從而置之未知其間果得可合中軍之人而在
驪州則請仍在春川則置之物情安得不疑惑乎厭
避守令定配其地自是令甲必須申嚴此法始可杜

此弊也長生殿 梓官加漆之時堂上有故則郎廳
亦或獨叅而事體則苟簡矣禮曹叅判金演近有身
病工曹判書俞集一因臺疏引入而所論燕行時事
非如一時相規之比其不欲遽出廉義則然宜姑許
遞也外方守令別星乘轎之弊 朝家申飭非止一
再而終不懲戢犯之依舊此不過只令嚴禁未有應
勘之律故也老病守令猶且不可况如年少無病者
輒乘屋轎四面褰帷揚揚有得意之色此不但便其
一身實爲道路之觀瞻亦於營下肆然出入無所顧
忌爲監司者非不聞知亦莫之禁斷若夫老師或因

疾病有以草輜擔行則輒目之以乘輜曾不恕假是何臺臣耳目只及於閫帥不及於守令耶其亦不均甚矣至於三司之官乘 召上來者亦皆乘輜仍以冒法自首便作解職之一妙策其爲無據莫此爲甚今掌令韓以原以此引避矣臣意自今以後守令別星以下乘輜者飭道臣另加禁斷犯者卽行罷黜三司之以此自劾者亦一體罷職焉已經文衡之人不得復兼提學曾有定奪者此卽先臣之事也故相臣李端夏故判書金萬重皆以此相繼遞解而今者藝文提學宋相琦見有此例必欲辭免其勢固然 朝

家亦不宜強令察任弁髦前例也前判敦寧崔奎瑞罷職事臣竊以爲不可也臣未知奎瑞當日之去其義何據而恬退之節大體可貴其視入而不出者不可同年而語矣設令其所處於分義情禮之間者有未盡合於一世之見何可以此爲罪乎且其人不貴軒冕禡去其職未足爲損而但未知於 聖朝勵廉恥之道何如耳頃日臺疏實爲得體而 邸下終不採納豈不惜哉若臣之年至遲徊未能一辭而退者常有邈矣難及之嘆今見此舉不敢不言伏乞 明並加裁處焉

因文廟震變陳所懷劄

伏以日昨聖廟震檜之變實是前史所無老病賤臣
蹶然驚懼久而靡定以爲此何變異也蓋雷霆者上
天至怒之威聖廟者 國家至敬之地以至怒之威
而加諸至敬之地者此必有所召而然也噫太學即
賢士之所關也世教漸衰士習不古衿紳之列未聞
雅飭檢束之行庠黌之間惟襲偷薄爭閔之風夫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諸生不能進德修業先立其根
本而乃如是買買則其何以責他日出爲時需哉齋
任自是多士之表率在前必得一時名流尋常居齋

主正論檢渝習故賢關自重士趨有定何近來蔑蔑
乎無聞也雖以從祀事觀之可以知今日之士習也
臣聞諸先輩從祀之典至重至大故必待朝野士論
歸一然後乃定而又必自太學始可以發此所以重
斯文也尊先賢也今則不然遐方之士率爾發端或
以兩賢爲請或以三賢爲請至於太學又發四賢從
祀之論噫欲尊躋先賢於文廟膾食之列而或二或
三或至於四取舍隨意停發無常似此士論實未之
前聞惜乎中外章甫不能審慎於至重至大之舉也
然苟究其故則豈非 朝家導率之方有所未盡而

然耶所謂教化之具莫先於擇師今欲揀得一半則
惟在於慎揀師儒之長使之久任責成克闡菁莪之
化昔在 宣廟朝臣之外先故叅贊臣鄭擘常兼國
子之長 先王朝故相臣閔鼎重亦常兼帶是任其
所誘掖作新之效修舉廢墜之政人到今稱之今亦
試察居師儒者之克稱其職者不計資級之崇卑雖
或他遷許令兼帶如兩臣例而兼飭齋任守齋之法
俾令一時多士有所矜式則此亦振起斯文之一端
也 邸下代理之後宜有聖廟展謁之禮而 聖上
方在 靜攝中故大臣請待平復後舉行蓋試士一

節爲難便而 成命遂至於寢閣矣顧此廟庭之變
若是非常稍竦天氣向涼 聖候有間之時一謁聖
廟克舉縉儀仍令師儒諸臣招諸生而立於 幄次
之下諄諄有所提誨俾知 邸下樂育之意則未必
無補於風動之化也如試士一欵雖非此時何必以
文詞取人適增其華競浮蕩之習哉惟 邸下並稟
大朝而裁處焉噫宋臣真德秀之告其君曰知父
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
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撻而教戒
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

聳勵之亦仁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有闕失則天示之警而災異形焉君有德善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爲善則一也今 邸下仰承 聖上慈育之志儆戒不懈克體上天仁愛之心寅畏靡寧則天其或者悔災而今茲廟檜之震安知不反成重發之祥耶老臣憂愛之忱不勝耿耿敢於陳戒之章略附古人之言伏乞 邸下勿以言耄而廢焉

因泮儒所懷辭職仍陳所懷劄

伏以臣不量時勢有懷輒陳受人詆辱前後非一今者目見非常之灾略言平日所慨惋者大觸儒生之怒至有空齋之舉而其所上所懷之語極其譏嘲詬詈其言之有理無理姑舍勿論身爲大臣略論士習之不美而反受此無限逆境更何顏面晏然於具瞻之地乎伏乞 高明亟削臣職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方乞免不宜贅陳他語而臣見吏曹判書李觀命以兄弟並在政府銓曹爲難安之端必欲辭遞至引崔錫恒事爲言臣竊以爲不然也以私言之容有如觀命之意者而 朝家事體豈宜曲遂其願乎雖以

前事言之故相臣翼憲公鄭太和爲領相時其弟故相臣致和爲吏判屢疏辭免如觀命之爲而朝家不許故致和遂出而膺命前吏判臣權尚游亦以今左相臣尚夏之弟初雖引嫌終亦出仕世之論者不以爲非雖曰左相時未行公尚游所處與觀命有些不同而右揆之於首相不無差殊則其視鄭致和事亦有間矣今觀命不師前輩而必循後人一時過嫌之舉不已過乎伏願邱下毋或撓奪速加勉出無使大政遷就焉

辭歲杪叅決劄

伏以臣昨伏聞有歲杪文書令大臣叅決之命臣竊以爲未安也聖上於靜攝之中難於御煩有此萬萬不得已之舉凡爲臣子無以爲心豈不思所以殫竭其力省得君父一分之勞若臣病情乍歇乍劇及期入對固無其望而第念此事終非人臣之所敢與聞者夫自前有罪譴罷者或旋賜甄收或經年廢置斟酌輕重自有權度有非在下者所敢測度此亦人主勵世之一大事也今使臣下有所干預其間則豈不使國體大損而臣下陷於分權之罪乎聖上今日之計誠莫急於保嗇精力凡干機務之

未可以周察者 邸下皆當爲之代理服勞惟此歲
杪文書奚獨不然而若於其中有事涉稍重不容不
商量者亦宜從中 稟裁有何所難乎 聖教雖以
依疏決時事爲諭而疏決自是 君臣上下周咨議
讞之事也此則事體自別決不可引彼爲例也茲敢
仰達於 高明之下伏乞 邸下將臣此意詳細轉
聞于 四聰以之更有所 處分千萬幸甚

辭職劄

伏以臣素有眩暈之證少失將攝輒致添瓴近因觸
感又復發作落席昏昏殆不省事以此候班趨筵稍

間方訟闕禮之罪反承停候之 命有以仰見 聖
上體下之盛意而目今 聖候無減中外憂遑則惟
當不計顛仆日承起居之不暇何敢自恤其身而老
病如斯致勤 聖念於前後臣誠惶隕感泣不知死
所臣之病狀自有源委今則已成膏肓非醫藥所可
及旬月之內難望復起爲人其不可曠廢職務也决
矣且臣伏見持平洪禹傳上書盛論闡任苟充之弊
宜令廟堂更加申飭辭意抑揚譏切深至臣於此誠
不勝瞿然繼之以訝惑也國家用人之道只觀其賢
否而已苟其賢也老者何傷如其不然雖少亦安用

哉是以任用老帥宿將而成功者從古何限而國朝未嘗拘帥臣以年限者亦以此也凡干武弁儲養既久然後方至闔帥之列而其年已老老而棄之安在其儲養之意哉即今出入闔任者皆已老矣其間雖不無強壯可用之人而或資歷尚淺或有年老偏親舍此而徒取年少則又不叶於人望今之薦擬不亦難哉臣亦老矣每當薦人之際問其年則皆下於臣觀其貌則亦勝於臣臣竊以爲廊廟之重既自忝叨則彼亦何所不可蓋不自覺其老耗當退而反欲以是推之於人終致闔任之苟克此實臣之罪也憲

臣書 批有廟堂稟處之令而臣則遲徊槃礴於百責俱萃之地責人以老有所進退則其於廉義當復如何伏乞 離明先斥臣身以謝臺議千萬幸甚

梓宮加漆時病未入侍待罪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自數日猝得泄瀉之證不分晝夜度數無筭飲啖專廢氣息如縷昏昏委席若將難保今日梓宮加漆臣當入侍而未由致身終未克趨諒以分義極涉惶悚乞被廢職之罪以安賤分且臣因御營大將金錫衍伏聞 孝廟昇遐前數年夢至 世子嬪寢室有以衾所覆之物開而視之有龍在其中

孝廟覺而喜曰此必元孫將誕有此奇兆預定元孫小字曰某此卽錫衍所聞而方其撰誌之際病昏忘却今始記得云其言必爲端的似當載於誌文撰進大臣雖已奉使西下而曾以辭 陛之後亦命大臣詞臣極意刪改之意臨行劄陳則諸臣相議添入亦無不可而况其行未及渡江之前尚可以往復停當令都監急速變通得以收錄恐不可已惟 聖明之裁處焉

請遞銓長劄

伏以臣伏見吏曹判書閔鎮遠前後疏本且觀其所

爲可知其必不欲膺 命不亦過乎昔漢文帝以后弟之故不用竇廣國而古人惜之由是觀之鎮遠元無不可掌銓之嫌 朝家亦何以從而拘碍於差除之間乎是宜自 上特加開釋期以勉出而顧今大政之期已過兩朔中外弊端不可勝言 上下擻推出場未易臣之淺見姑許遞改從後更議恐亦無妨惟 聖明裁處焉

因承旨宋成明疏待罪劄

伏以臣竊祿叨榮涯分滿溢多仇少與蹤迹畸危豈不知優游田里避遠矰繳是臣至計而只荷 大行

大王不世之恩造欲退未退遲回不決而遂抱天崩之痛繼而聖上以臣爲簪履之舊物倚毗之隆殆有踰於先朝臣由是感激思欲知無不言以報涓埃而只緣臣年紀衰邁智慮耗昏凡所猷爲率多顛錯臣雖自念尚多凜然心寒况使蓄憾切齒之徒森列在傍其所籍記宜無遺漏今者宋成明之疏出而罪狀果狼藉矣玉堂新錄自在先朝已有成命而只爲金東弼巧計沮敗臣嘗慨惋有所陳白前後諸臣亦多爲言成明恐其或成又襲東弼之餘智其意蓋以爲舍此一計則無以傾朝廷而逞胸臆故

也然則設令臣言行動合規度豈能免於機穽哉至於金一鏡事臺論雖停終無行公之理而當此國家多事之日夙夜之職不容久曠故敢請變通此於成明有何切己之利害而恨之至此耶凡其爲說萬萬危怖以此勘斷雖滅身湛宗不足以塞責臣更何顏面自立於天壤之間哉曲蒙聖慈不置刑章此已再生之洪渥而又因梓宮書寫時入侍特遣承宣諭令借來是豈負罪賤臣所當得哉臣聞命震惕不覺涕血之盈襟也噫臣於仙寢周旋之事何忍爲違避之計而顧此罪名至重終不敢冒進

今日 結裏又不得入臨只恨命頑不早溘然孳蟻
於重泉之下也言之至此心肝崩裂伏乞 聖明亟
正臣罪以謝人言不勝萬幸

辭職劄

伏以臣前後所被人言極其危險寧有一分復出之
理而宗臣 殿講緣臣又退則私分萬萬惶悚不敢
不暋勉暫出而實非因仍槃礴之計也臣以本來積
謗之身又與聞於館錄一事則今日之見愠固其所
也夫館錄 國家大事也 兩朝成命也奉承 成
命完了大事是人臣之職分此外道理有非常情之

所可及也而一種傾險之輩百般沮撓於未成之前
而未售則囂然詆毀於既完之後而不已臣未知是
果出於爲公耶爲私耶後先迭出雖各爲說而其爲
計則一也然其所以斥臣者尤極可笑從前朝堂之
會備局之坐大臣先至請招諸堂不可勝數而未聞
以此爲非者也伊日亦有啓稟請牌之事故臣自
闕中直往政府則諸宰亦已來到矣先赴未必爲罪
况未嘗先赴者乎雖其計出無聊急於構誣告 君
之辭決不當若是虛謊也若夫事勢所拘深夜罷坐
者亦不止於一二而臣不暇遠引只以今番卜相時

事言之三更而後乃罷則其時等待草記之 批以
致晚暮亦無足怪而今乃以爲譏嘲之欄柄尤豈非
擻撫之甚乎昨又伏見柳重茂疏槩可想其詬辱之
不少矣臣忝居具瞻之地受人凌藉至於如此其何
可晏然自在乎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亟 命削臣
職名仍卽許臣退歸以安私分以謝人言千萬幸甚
因趙素耆劄與左相聯名劄

伏以臣等伏見右議政趙素耆劄本盛論接應客使
時事咎責廟堂語意深峻臣等不勝駭惑之至夫
王弟姪要見之說始出於儋臣狀聞而徑先往復易

生葛藤且中路儋臣雖有所言似難回聽故姑欲待
其到館而處之矣到館之後彼又發端而不待僚相
之言臣等亦知其決不可從以病爲辭牢拒其言及
至 聖上親臨館所之日彼乃以皇旨如此之意雖
有所言亦無力請之意其事因得寢止臣等雖未知
彼言之必出於皇旨彼旣以此爲言亦不可直歸之
矯命致有觸激生梗之患倉卒之間方便之道自不
得不然是以 山陵奠祭亦不見於文字而未嘗質
辨皇旨之真僞但以禮意事勢爭之者皆此意也至
於某嬪出娶某氏一句語皇旨有無之難測旣如上

夢晉集
所陳而比諸請見之事不但無甚關重而自 山陵
事以來節節相爭智力已竭彼方以若不奉行則不
爲詣 闕當卽復路爲言都監屢言 聖上坐待接
見之狀而終始堅持無意變動其爲困辱莫此爲甚
苟無大段必爭之義則不宜一味揮斥以惹事端而
今乃不諒事情之如何只因未後枝葉並與其所已
彌縫之本事而囑圖說出至以無復著手爲言臣等
愚昧誠莫曉其所以也臣等俱以庸陋謬當重任不
能周旋於接待之際徒費心力而非斥之言極其非
常其何敢自謂無失而抗顏仍冒於職次乎伏乞

聖明亟削臣等之職仍治臣等之罪以謝人言以安
微分千萬幸甚

辭職劄

伏以臣得伏見右議政趙泰者三劄猶復斷斷於接
待客使時事而自許以古人推車之義臣未知其意
之果何居而此事非但臣之前劄已盡陳暴 聖明
亦悉俯燭則臣豈敢索言相較以徒傷事體也至於
臣劄請勉出左相事其亦疑之太深矣左相當初引
入專由於枚卜時 上未有召命下未及停當而然
則 聖上合有開釋之教臣亦不可無引罪之舉故

只據事實略請敦勉耳豈料今日右相又引此而爲
難進之一端乎此無非臣平日言行不見孚於同朝
之致尚復何言伏乞 聖明亟黜臣身以彰臣債事
妨賢之罪不勝幸甚

辭職劄

伏以臣蒙被 兩朝不世之洪造絲毫蔑效媿懼常
積况當 新服之初不敢求退以此畸危之蹤久廁
睢盱之地而欲以夷險一節鞠躬盡瘁爲追 先王
忠 殿下之職分自速顛沛料之審矣前後駭機之
發亦非一再而未有若夢寅輩之凶慘也其所臚列

罔非人臣之極罪而究其事實則類皆不干於臣身
者白地傳會但欲抑勒擠陷如此爲說則何難誣人
而當之者亦何摸捉而訟辨乎 天日在上臣不欲
費辭自明而至若金始煥之疏尤極陰狡此實有關
於 國家大體不止爲臣一身之事其安得默然而
已乎夫此事自在 先朝辨明已多 殿下亦已聽
斷臣何敢一毫增飾於其間乎尹宣舉之嫌人議已
欲掩其累敢引光明無玷之 孝廟比况其身陰與
賊鑄狼藉唱和之狀文字具在焉可誣也是以附麗
尹家之徒可謂寔繁而終無一人能明其文義所以

不然之故而但稱其冤枉此已可笑之甚而當初雖有勿捧疏章之令而畢竟營救之言無一不徹於天聰則此輩之猶以壅蔽爲言者不亦誣乎大抵鑄宣舉亦自知逼尊之爲罪故特爲謎隱之語藏頭酬酢使人未易領會先王之驟覽而未卽覺察其勢固然而旣已覩破情狀之後則始乃絕痛而屢降嚴教明正處分此非如一時偶然之事有可以隨時改易者也凡爲今日臣子者苟有一分顧藉聖祖聖考之心其何敢肆然爲乘機變亂之計而始煥乃欲藉先王最初未定之教以爲左契而

殊不知臣所承批旨亦有曰尹宣舉本集中文字謬妄則甚矣又曰朝家處分大定又曰士禍兆矣之說殊極未安又曰今茲毀板之命處分豈不正當又曰今日之事是非不翅若白黑之易辨又曰寧有一毫近似於士禍又曰明示好惡處分甚嚴此等凶險之說終不敢眩惑予聽又曰向使嚴慶遂之言得行則其流之害爲如何哉真士禍作矣又曰茲事關係至重爲聖祖辨誣凡此聖教昭若日星可以俟百世而不惑亦豈不足以爲今日之證乎伏况聖上在東宮之日所降批答明白切峻者又不可勝

夢集
誦始煥雖以 仙遊已遠謂可以矯誣而獨不畏
聖明之赫然照臨乎臣實爲世道痛之然念臣仇怨
滿國讒搆百出向非 兩聖之覆燾則齏粉久矣到
此地頭猶不知避而卒不免於此輩之所中傷則一
己之禍福雖不足言豈不傷 先王之明而負 殿
下之德哉茲於 敦諭之下不敢爲祇承之計瀝盡
肝血疾聲哀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特
賜照察許臣退歸田里得全性命以卒 生成之澤
千萬幸甚

因金始煥疏辭職疏

伏以臣不知時勢觸犯駭機自取毒螫尚誰尤哉夫
以滓穢僭妄之人爲百世之宗儒則臣安得免於罔
測之科也臣自謂爲 聖祖辨誣而明明 聖考亦
嘗許之以此不意今日始煥乃以爲關 宗社之罪
也若臣之罪則有之身荷 兩朝之倚毗忝叨匪據
曾不能進退百僚致賢邪之雜進未能闡明 先王
之意如日星之昭揭坐使 朝綱墜地百怪並興卒
受搢紳間無前莫大之恥辱爲世所笑此臣之所自
訟而不敢自赦者也若其醜悖無倫之狀臣實羞與
之爭辨也茲敢略暴危悃仰籲於 蕤纘之下伏乞

聖明亟勸臣罪以謝言者不勝幸甚臣無任駭怖
戰灼屏營祈懇之至

因灾乞退仍辭賞典劄

伏以臣積瘁之餘宿患腰痛乘之一落床茲不得轉
側晝夜叫苦寢食俱廢者今八日矣暮境此證素稱
難醫復起爲人斷無其望且臣犬馬之齒已近八袞
忝竊匪據首尾十五六年其何可復受鞭策陳力而
就列哉自在 先朝屢請休致久未蒙 允繼當送
往事居之際義不敢求退遂復冒沒躄仍前後推擠
之言傾陷之計何所不有而臣所以褻如充耳隱忍

不去者豈敢出於貪冒榮寵而然哉臣身被 先大
王罔極之恩造曾蔑塵露之裨目見 國事泮渙世
道波蕩凜然若新造未集之狀臣不忍以此時舍去
徒爲一身自全之圖而其忘廉喪恥受譏於當世亦
已多矣乃者 聖上以出天之孝友决 宗社之大
策邦本永固民志有係遂於 大亨之日攜將儲君
親薦苾芬中外歡欣言足聽聞臣須臾無死得見此
事今雖溘先朝露可以藉手而拜 先王於九地矣
尚復何戀而不思引去以犯知足知止之戒哉伏况
夜來天變極其非常當此閉藏之月有此震電之異

未知上天仁愛因何癉怒而其所示警若是丁寧也
苟求人事之失豈無可言而其不能調和陰陽之責
實在於臣而久叨相職無所猷爲坐使生民日困灾
荒日極者亦罔非臣之罪也臣年至病痼已可以休
矣備受人污巖又可以去矣今復天灾如此尤何敢
一刻晏然於職次乎臣達宵震惕待曙自列伏乞
聖慈察臣由中之懇亟削臣職名仍許休致以應禮
經以答天譴不勝萬幸且臣忝叨冊禮都監都提調
之任而禮成之日至有賜馬之命夫有事服勤自
是臣子之職况此曠古之盛典奉以周旋在臣爲至

榮而已元無一分可言之勞則今此賞賚不但臣不
宜昧然承當抑恐有傷於明主嘖笑之義亦願
殿下亟收成命以安微分焉

乞退劄

伏以臣當退之義非一而臣不暇論惟是宿疾重發
筋力不逮臣雖欲強自奔奏實無其路 聖上雖欲
強加驅使亦無奈何是臣不期退而將自退矣臣謹
按禮經有七十致仕之訓 國典有奉朝賀之設臣
老則許退蓋古今之通誼也豈非臣下之廉恥去就
亦有關於世教人主之優老禮下實爲盛德美政而

然歟臣年至已久尚爲鐘漏之行貪戀之日實無所
逃而臣猶可以自託於鞠躬盡瘁之義矣到今衰疾
日痼知其不可復起爲人而猶荷重負冒居榮寵則
臣之忘廉喪恥固無足道而雖以 盛朝事體言之
不許臣歸休終其身於爵祿百世之下不免於鄙夫
之譏則其有傷於遂物之仁有歉於礪世之方爲如
何哉臣爲是之懼昨者陳請未蒙 矜允此殆 聖
上未察臣苦心至懇視之以節讓而然也茲敢復瀝
肝血疾聲申籲於仁覆之下伏乞 聖明諒臣必退
乃已之願亟賜快許俾臣得以遲暮之年優游 聖

世時奉朝請以卒 天地生成之恩千萬幸甚

庭請罷後與三大臣聯名請代理劄

伏以臣等俱以無狀過蒙 先朝天地之大恩常願
粉骨糜身以報我 殿下近日忽有此非常之舉其
欲竭誠匡救以副羣生之望者庸有極哉而伏閣四
日不但不 賜允俞請對六七宰拒愈甚終不得一
瞻 清光只恨誠意淺薄不能感回 天心臣等之
罪萬死猶輕伏地竢罪鈇鉞是甘去夜所下 批旨
尤非臣子所可忍聞者奉讀未半不覺心膽俱墜臣
等一死猶遲遭此罔極之境驚寔震悸實莫知所以

夢窩集
仰對也第伏念當初 備忘中大小國事並令裁斷
之教實 國朝以來所未有之事中外臣庶之驚惑
憂遑正在於此臣等雖萬被誅戮決不敢奉承至於
丁酉事自是 先朝之裁定且有節目之區別其視
並令裁斷之 命不翅有間而况此 聖教出於至
誠惻怛則爲 殿下臣子者亦安敢以輕遽爲拘一
併違拒以傷我 殿下之心哉伏乞 聖明亟命有
司只依丁酉節目稟 旨舉行不勝幸甚

夢窩集卷之九

夢窩集卷之十目錄

議

復已卯科當否議

洪邦弼妻崔氏及其女爲夫與父復讐酌處議

古今島關王廟陳都督忠武公李舜臣廟額號

祭儀議

江華忠烈祠故叅判洪命亨追配當否議

臣服復古議

讓寧大君立後主祀議

端懿嬪葬前社稷祭用樂與否議

端懿嬪葬前 宗廟廢樂議

因禮曹佐郎成震齡疏論 端懿嬪服制暮功

從古禮不行易月當否 王世子服色及杖

否議

愍懷嬪復位當否議

父子同赴試場許否議

北漢城仍罷及蕩春臺築城當否議

東宮患候平復 大小朝陳賀當否議

百官叅朝夕哭班及受杖議

國恤葬前私家忌墓祭朔望叅行否議

臣下燕居服帶及喪人服議

國恤新入仕者追服當否議

國恤中婚姻及小祥後儒生布帶議

練冠腰經纓子履議

練祭時布帶練否議

鳳輝鞫問議

惡之變並與金榜而混罷之蓋出於一時懲惡之意而彼無罪而見削者獨不為冤枉之甚亦豈不有乖於祖宗垂後之令典乎此前後言者之所以不知止而亦 聖明之追悔於前日處分之率爾者也事苟可寬則其所伸理固不拘於歲月之久近而第十年持疑之事亦不可率爾斷決更宜博訪審處務歸乎至當方合慎重之道伏惟 上裁

洪邦弼妻崔氏及其女為夫與父復讐酌處議曾在丁卯年間嶺南女人春玉痛夫非命手自刺刃於讐人既殺之後登高大呼使人聞知其積慮處事

明白卓異其時有司之臣以償命當否問議大臣而判付辭旨極加褒獎特施以旌閭之典蓋出於彰善禪惡之意也其後長興地李敏瑞崔漢宙亦皆被殺於人敏瑞妻文女亦殺其讐人於下獄之際仍自束身歸罪漢宙之子碩孝以十五歲兒嘗自別造利刃突人公庭刺殺其人仍請速死從亡父於地下兩人復讐之節亦甚奇卓而該曹只施以杖六十之律前後 朝家之所裁處者無乃斑駁乎今此崔洪兩女以老嫠弱女乃能復其夫與父之讐其節義之凜烈誠可與春玉並美一例施以旌表之典自不害為

激頽俗植風教之道而彼文女碩孝之杖律而止實得唐家處梁悅之法意依此酌處似亦得中伏惟上裁

古今島關王廟陳都督忠武公李舜臣廟額號祭儀議

古今島新建陳都督及忠武公李舜臣之廟在於關王廟之前地勢逼近不可限以垣墻而今若賜額則便是關王廟額號云者似然矣第念關王陳都督固是不可待以臣禮之人而宣武武烈兩祠亦有額號則獨於此有何不可宣額之事乎若以美稱之包

得兩廟之義者宣揭於關王廟而去其賜額二字則未見其為害義至於祭禮一遵宣武祠式例舉行祭官則以隣近僉使差遣而李舜臣雖是我朝之人仍令僉使一體行之亦恐無妨伏惟上裁

江華忠烈祠故叅判洪命亨追配當否議辛卯

江都之亂士大夫之捨命殉義者蓋不為少而忠烈祠創建時只舉其表箸者若而人實出於重祀典之意而仁孝兩朝又嘗再次議定陞黜其於取舍之際亦不可謂不審也頃年守臣採取人士之公論兼撮文書之可徵以丙丁殉節人閔埜李惇五李惇

叙沈暢徐彥吉追享之意啓 聞則該曹啓請收議于大臣而其時諸大臣或以爲續續追配亦非 先朝慎重之意或以爲黃善身之追配後人猶有議焉則追舉六七十年之後極涉重難臣亦以論其節義則無媿於廟享而追配極涉重難獻議遂以依議施行 判下矣今者故叅判洪命亨追享之議又出於儒臣之陳請而蓋其旌閭之典旣因先正之言則豈容復有他議於其間而至於追舉祀典則其不可不慎重實有如前議所陳者以臣愚見恐難輕議伏惟上裁

臣服復古議

甲午

我朝五禮儀豈非東方之盛典而至於方喪之制叅以古禮則誠有未盡於情文者矣幸賴我 宣祖大王亟從閔純之議稍變玄冠烏帶之制而其時先正臣李珥猶以未盡復古禮爲慨然自是之後凡有大喪儒賢大臣以此爲請者亦多矣而輒復因循襲謬訖未有釐改之舉蓋以平常之時嫌於預講倉卒之際諉以未遑終歸於茅纏紙裏當變而不變有識之竊嘆久矣今我 聖上特下備忘於禮官俯詢以如之何之意思欲復三代之禮垂萬世之憲有以

夢高集
仰見 聖學之高明 睿識之超越出尋常萬萬凡
在遠邇瞻聆孰不欽仰感嘆也哉如臣蒙陋素昧禮
學而此事非但有先儒所論質之古禮明有可據斷
以行之無可疑者仍念臣曾於甲寅 仁宣大妃之
喪忝在賢關敢倡斯論輒與多士連章叫闈援引朱
夫子定論與夫 皇朝已行之事而終未得請臣嘗
恨之今於 詢問之下惟當力贊 聖意之不暇寧
復有他議哉惟在 聖上亟命儒臣博攷典禮仍令
禮官定爲著令俾 邦禮得以歸正而後世永有所
遵行焉伏惟 上裁

讓寧大君立後主祀議 丁酉

今此讓寧大君奉祀孫李仁望以其昭穆之失序
朝家遂廢仁望而立其子漢輔倫序則始得歸正而
其子孫之不忍晏然奉承自是情理之所不容已雖
非宗中之言揆以禮律誠不宜仍而置之而第大君
不遷之位也不可不更議立後之道而當初大君長
子順城君證娶文忠公鄭夢周子宗誠之女生烏川
君嗣宗主祀未久宗誠子保株連於六臣之獄鄭氏
一門並坐廢故次子咸陽君諱代主其祀者自是流
傳之言 璿源錄舊本以鄭氏爲順城之妻而李希

輔所撰墓碣亦以爲某年某月封烏川君以其承讓
寧祀云者其爲讓寧嫡嗣明白無疑且元配申氏別
葬同麓稍遠之處鄭氏又與順城列位雙墳云則以
妾爲雙墳決無是理况宗室庶子不敢以其本生母
姓貫爲爵號盖所以重宗法也烏川卽鄭氏姓貫別
號也烏川君果是順城妾子則以元配申氏姓貫取
爲爵號自是應行之法其何敢稱號又如此乎鄭氏
之非爲順城妾者可據之證誠非一端矣既知鄭氏
之爲後配則擇其後孫以主大君之祀實合繼絕之
義伏惟 徽裁

端懿嬪葬前社稷祭用樂與否議 戊戌
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盖
雖二年之喪未葬而猶不敢以卑廢尊其嚴若此矣
曾於庚寅乙卯 大喪卒哭後祭享皆已用樂則今
喪雖在殯而 殿下服制只是大功其視前事輕重
不翅相懸參以隆殺之道社稷祭用樂似不可已而
臣不敢臆斷伏惟 上裁

端懿嬪葬前 宗廟廢樂議

嬪宮卒哭前 宗廟廢樂曾無可據之例而但以先
儒之論私家喪祭者推之服重則有減殺之節今若

懸而不作恐合於參酌變通之道且無嫌於以輕廢重而莫重典禮有難臆斷伏惟 上裁

因禮曹佐郎成震齡疏論 端懿嬪服制朞功

從古禮不行易月當否 王世子服色及杖否

議

國朝通喪之禮實是漢唐以來所未有而獨於朞功猶存易月之制者誠似欠闕豈其大者重者在所致謹故克復古禮小者輕者偶未旁照而並改之歟從古論者皆譏三年喪易月之非而不及朞功者亦必舉大略小而然矣傳襲已久便成 國制則遵而行

之亦可為從 先祖之義而揆諸先王制作之本意終非禮之至者如欲一變至道盡革乖謬但以公除為視事之限而服除於當盡之月則是在 殿下孰敢有異議乎至於 王世子服色臣所獻議初未必合禮而今此服制若不易月則服色磨鍊亦當從以稍重而 邦禮之斟酌因革事體至嚴且重非臣蒙陋所可輕議惟在博 詢知禮者務歸至當之地而且禮經謂世子為妻不杖則 王世子服制明是不杖朞不杖則宜不具三年之體禮郎所論練祥一節似不當有之並宜預講伏惟 上裁

愍懷嬪復位當否議

姜獄之寃國論至今未已 宮掖之事固非外人所知而但以獄體論之參以傳聞可推以知也當時罪名雖多而其大有二埋凶與置毒也置毒事廚房之人被鞫至死終無一言株連而埋凶亦無明證故仁廟猶下教筵中曰按獄之時無就服之人詛呪之事無現著之迹其後內人辛生自證埋凶之事而人謂是趙賊所教誘也於是姜門上下老少殆盡死於桁楊而畢竟賊點只以姜碩期妻七十老人痛楚宛轉之狀指謂點頭斷以爲案此可以服人心乎兩賊

伏誅後臺諫請更鞫辛生而未蒙 允許故其間隱情終未發也先正臣宋時烈獨對時有云 先王傳教曰埋凶置毒必是此人所爲夫必是二字是未分明而勒定之說豈有以未分明之事戮人以大逆而人不稱寃之理乎 孝廟下答曰予未之思也果如卿言由是觀之獄案之不明可知而特以 邦禁至嚴無復有言之者耳今者天啓 聖衷詢問及此此乃七十年來幽鬱而不見伸者也稱寃之辭在廷同然公議所在此亦可見自 上曲加矜憫特賜昭雪則豈不于 仁廟有光哉伏惟 上裁

父子同赴試場許否議

父子之同入場屋爭其得失已有傷於世教若至並
中而子反居上則又甚不便只禁同赴之外終無善
處之道而但朝家若無令甲則士子狃於故常易
至弊習之復蹈特以此意曉諭中外仍添於科舉事
目恐合事宜伏惟 徽裁

北漢城仍罷及蕩春臺築城當否議 己亥

臣智慮淺短尤昧兵事城池便否本無定見而但念
當初北漢之計諸議非謂勝於南漢江都只取其便
近易入且無水路阻絕之患故耳事勢稍緩則固不

若以南漢江都為歸而萬一倉卒難入則北漢雖曰
非萬全之地亦可備不虞之用既築還棄恐無所據
至於蕩春城則壬午年議築之時迷見偶然不合入
對前席爭之頗力至承未安之 教矣去年又有此
議而任事大臣盡心規畫臣既鹵莽不能灼然明知
則從傍沮撓亦涉惶悚故不敢自伸偏見終始持難
只以民窮財竭為言其無主張此亦可見今於非議
之來臣實與有其責何可隨眾是非乎雖然陳書重
臣之言亦似有見而目今饑饉癘疫之中內外蓄積
俱空實有時訕舉羸之憂停罷恐或得宜伏惟 上

裁

東宮患候平復 大小朝陳賀當否議 庚子

今此我 邸下平復之慶實是 宗社無疆之休則
告 廟陳賀不容少緩况 聖上既寬惟疾之憂宜
舉節喜之典而第 玉候諸節有加 邸下方在嘗
藥憂遑之中庭僚之獻賀 大朝則依例舉行而
邸下受賀之節姑為停止似合情禮官官之言儘有
意見伏惟 徽裁

百官叅朝夕哭班及受杖議

成服後廷臣朝夕哭臨之節以情以禮宜不可無而

禮經及前事既無明白可據之文且 國恤葬前百
官有司若有時急趨辦之事朝夕哭時前期赴班之
際除却往來餘暇無多易致事務之曠廢亦不可不
念也臣意只令 闕內入直官叅朝夕哭以公除為
限恐為得中朝臣受杖事當初磨鍊時以 國朝官
制與宋朝有未盡同者故與諸大臣及禮官就朱子
君臣服議叅酌議定矣今無論事勢之如何一從朱
子之議則服議所謂一司之長外又有所謂嘗任侍
從以上得專奏事者皆許受杖然則今之曾經堂上
侍從或臺侍以上者許以受杖恐為無妨且朱子以

郡守列於受杖之中雖今之守令與古郡守不同而以此意推之則兵水使亦當一體受杖而臣素昧禮意不敢以臆見決定惟在博詢知禮者而處之伏惟上裁

國恤葬前私家忌墓祭朔望參行否議

國恤卒哭前私家忌墓祭朔望參當行與否我朝諸賢之論亦多不一矣文純公朴世采私有所錄大意以爲忌墓祭則文純公李滉文成公李珥皆言有官者當廢無官者略設朔望參則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皆言其當行其所爲說似有依據而文正公

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又言其師文元公金長生每遇國恤廢墓祀而忌祭以單獻行之謂得酌變之宜由是觀之先正之論尚患未定如臣膚淺者何能折衷而立通行之制乎大抵禮家繁簡之節不能盡同君臣之分亦不能不因遠近而有親疎之別今朝家不必立爲一定之制許令臣下各自隱度求其安於心者爲之則或行或廢俱不外先正之論行之者近乎仁廢之者近乎義其間得失無甚相遠處之如斯恐或無妨伏惟上裁

臣下燕居服帶及喪人服議

朱子所論服有三件一是古喪服猶今之衰服也一是布幘頭布公服猶今之視事服也一是白絹巾白帶卽所謂燕居服而今番磨鍊時燕服一節初不舉論故朝臣士庶皆仍服麻帶矣既有朱子之定論則今以白帶爲燕居之服豈不允當哉然而燕服本不甚重而古今服色未必盡同如墨衰亦豈非朱子所服而今之禮家未嘗有服之者不特白絹巾爲不可遵行而已且麻帶之視白帶不無輕重之別捨輕服重未見其爲失雖不追改亦何大違於朱子之意乎至於在喪者成服及常著之服旣無可據之文誠難

裁酌禮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而隆古以義斷恩之制猝不可復行但於成服之日一以職品如例受服如朔望引葬練祥之日赴臨 國喪則服其服在家與私出入時許服私喪恐或無妨而此係義起之禮以臣鹵莽不敢臆斷伏惟 上裁 國恤新入仕者追服當否議

士庶旣服布衣麻帶則實與斬衰無異新入仕者從而受衰亦似無追服之嫌而但旣練之後亦當有入仕者一體受衰則恐涉太晚若以練前後爲別則亦似斑駁臣意初入仕者雖不受衰未見其爲大段欠

闕而臣素昧禮學倉卒臆對未必中窾惟在博 詢
而處之伏惟 上裁

國恤中婚姻及小祥後儒生布帶議

婚姻者生民之始王政所重自古國家每恐其過時
者蓋以此也君臣之服固為甚重要之可使舉國臣
民通行而無不便之端也朱子君臣服議有曰一月
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
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
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以上並須禫後行禮此則
似指其身自娶而言未必言其子女婚嫁也今當依

此按行而但官制與時俗不無古今之別且分等太
多則亦有窒碍難行之慮復土之前雖軍民亦不必
借吉今略加斟酌生進以下至軍民許之於卒哭後
通訓以下許之於小祥後通政以上許之於禫後若
其子女之婚勿論貴賤皆依五禮儀許行恐或得中
至於儒生小祥後著布帶一款本無所妨今夫受衰
諸臣亦當服練布衣帶則儒生之易麻帶以布帶有
何不可乎臣識淺學淺而每當疑禮輒敢臆對不勝
惶媿惟願 聖上博詢而處之伏惟 上裁

練冠腰經纓子屨議 辛丑

練時腰經受之以葛古禮則然無葛則熟麻亦可既載於喪禮備要庚子乙卯兩年亦有已行之例則本曹之以熟麻磨鍊果有可據或葛或熟麻隨所備變著似無斑駁之嫌練冠及腰經纓子則儀禮有用素之文素卽布屬管屨以仍用磨鍊矣練前管屨練後繩鞋亦在禮書喪服諸節並皆漸吉而獨於屨不變似爲未安此亦改以麻鞋恐或得宜亦博詢而處之伏惟 上裁

練祭時布帶練否議

儀禮疏曰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以是觀

之當練者似止於此若帶則是係於正服者恐不當與中衣同練也古禮卒哭受服時帶已變麻服布而至於小祥別無再變爲練之文故練服圖亦言絞未詳古者卒哭受服之節今行之於小祥則帶之變麻爲布已有從吉之義何必復練其帶而後爲變除也崔氏變除之說只云斬衰十三月練而布帶而已亦不言其必以練布爲帶則布帶之當練終無明證如其輕改而或失不若傳疑之爲得而臣素昧學術莫重典禮不敢輕斷惟在 聖明博詢知禮者務歸至當之地伏惟 上裁

鳳輝鞫問議

鳳輝動搖 國本罪關惡逆懲討之典不可不嚴之
狀已悉於閣門論啓 筵席陳請則庶幾我 聖明
俯燭臣等沐浴請討之義矣今因右議政趙泰耆劄
辭有議大臣稟處之 命臣於此誠不勝其愕眙駭
惑也劄中或曰其心出於爲 國之赤忱斷斷無他
或曰爲 國陳忠遠 命鞫治有傷於容諫之道或
曰導人主以撲殺言者豈是 聖朝之美事臣等未
知所謂忠於 國者果何言耶動搖 殿下儲位者
其可謂忠耶臣等則指鳳輝爲凶逆而必欲討之以

不道大臣則謂鳳輝爲忠赤而獎之以無他彼此意
見之不侔不翅霄壤之相懸大臣此言實是常情之
外也且所引乙酉戊辰時事強欲捏合於今日之事
亦有所不可比同者蓋其時諸臣所達皆在 詢問
之際不在 國本已定之後矣今日則名號大定神
人有託苟有秉彝之心孰敢龔牙其間而彼鳳輝者
敢以凶悖之說欲爲沮敗之計其所設心萬萬絕痛
設鞫嚴問乃所以治逆而亦欲歸之於撲殺言者之
科其於事體義理果何如也臣等徒知討逆之義其
他有不敬知也伏願 聖明上念 宗社無疆之至

夢窩集
計俯察舉國憤痛之輿情毋或撓於庇護之言使
國本固而王法行焉伏惟 上裁

夢窩集卷之十終

夢窩集後序

右我伯祖忠獻公遺集凡十卷昔伯父竹醉府君之
謫于北也語不肖曰吾先人著述無多獨喜爲詩晚
而益工多可誦其章奏文字又皆關於大體有不可
泯者汝其選詩若文各爲四五卷足矣汝其志之不
肖涕泣受教不敢忘後三十七年戊寅尚書洪公鳳
漢翼汝氏使人致意曰夫以四大臣之忠烈而使其
文不傳于世吾輩恥也幸諸子之肯我其剗剔之費
我其自任焉余竊感其義而且偉其所爲有類乎古
人者於是乃以其所嘗編定者歸之而登諸梓詩塵

若干首章奏并雜文厯若干首公雅不屑以詞章名性又坦夷簡直故其爲詩也一於平和真澹而已其爲章奏也一於明暢峻潔而已不刻意以爲深以蘄知於人其它又不肯作作又棄不留藁是以若此其寥寥也雖然公立朝四十年之間其出處言議事業之大與夫 肅廟所以託重於公公所以靖獻於肅廟者皆在於前後章奏至其發於歌詠若和淵明歸去來辭及在謫臨命時諸作又有以見其傷時戀主低徊眷顧輕生殉國之意有足以感動神明而斯文世道之屈伸污隆倫綱之壞植逆順之勝負

儲嗣 宗社安危呼吸之勢皆可以得之於此而無不備焉後之覽者其有不太息流涕於斯者耶然則是豈獨一家之書而已哉此翼汝氏所欲表章而不肖輩之樂聞而應之者其亦可幸無罪否乎公諱昌集字汝成姓金氏安東人夢窩其號也其平生踐歷自釋褐至左相悉具於其所爲述懷詩中後陞至首相辛丑建 儲禍作梲棘巨濟明年受後 命于星州至于 當宁命復官 贈謚忠獻建祠露梁江上 賜額曰四忠四忠者公及忠文李公願命忠翼趙公泰采忠愍李公健命其人而亦謂之四大臣云

夢齋集
崇禎百三十一年戊寅孟秋上澣不肖從孫元行泣
血謹序

竹醉藁附

詩

瀑布

庚辰

蒼崖千尺倒銀虹
上有輕雲度遠空
日暮更看多意態
濁醪傾盡臥松風

玉流洞

辛卯

澗道深深溯不窮
山冥猶自耀丹楓
蒼茫內院知何在
鐘磬聲從積翠中

內院

星龕悄悄玉燈明
篔簹水簷鈴徹曉
聲霽後重雲舒復

竹醉藁附

詩

一

卷滿樓山色畫難成

呈楓溪

暇日名園列玉瓶居然聯席及階庭爭如花樹當年
盛尚有楓林似舊青一壑風冷欺六月三池水白漾
孤亭邇來常恨團圓少終夕惟應醉不醒

陪家大人使燕之行至松都別三淵叔父還麟

峽敬次臨行口占韻

喔喔晨雞唱到明客中相送駐雙旌可憐今夜猶難
舍更至龍灣奈此情

回瀾石

危石將崩帶女蘿層冰欲合咽寒波百年往事那須
問當日深潭半是沙

猪灘

川原冰雪欲黃昏尚似陳陶帶血痕勝敗有時何足
較青與英烈照乾坤

蔥秀

層巖拔池沆泉清下有朝天大道橫人事百年長
攬涕皇華舊刻碧苔生

洞仙嶺

北來長嶺勢嵯峨行路平時尚覆車當日孽臣空袖

手坐看胡馬不誰何

箕子宮基

故都何處不生荆箕子宮庭亦已耕莫向此中歌麥秀遺民千載不勝情

檀君

往迹微茫記戊辰吾東從此有生民祠庭蕭蕭松杉老尚憶檀陰始降真

東明王

麟馬朝天去不歸大江猶繞舊遊磯千年王迹憑誰問城郭人民揔已非

井田

橫縱南陌復東阡區畫于今尚宛然天下誰能來取法域中無此聖王田

練光亭

層城百尺抗丹椽勝槩繁華自昔然暇日驟駢停曲堞清宵絲管響中天煙籠沙步榆林遠水落江干桂月懸歲暮客遊關塞近且憑官酒醉高筵

百祥樓

雄樓屹屹壓層城滿目山河意不平歌舞百年忘戰久憂時無奈一書生

統軍亭

封疆西盡鴨江邊
城上高亭最巋然
朔野陰風時滾雪
胡兒獵火雜薰天
傷心越甲曾棲地
滿目汶陽未反田
客子登臨愁緒亂
海門寒日檻前圓

觀妓馳馬

鮮粧兒女拂戎衣
走馬河水試褰旗
日暮九龍亭下路
况疑身伴木蘭歸

鴨江拜別家大人

松鶻山高鴨水長
勞歌一曲斷人腸
輕車駟馬如飛去
獨望行塵上絕崗

贈柳鳳山

貞章 金中和 錫保

百戰山河萬里間
男兒裝束坐雕鞍
年來天下昇平久
到處應須著眼看

其二

漢日將軍射虎山
皇朝都督納戎關
送君此去空多感
匹馬何由共踏還

追書別懷

此別關河萬里間
忽忽一語止加餐
胡山漠漠人爭往
鴨水盈盈我獨還
歲暮已愁冰路遠
宵長復念露眠寒
明朝箭峴空回首
遼塞浮雲詎可攀

鐵瓮

寒天牢落歲華窮絕頂登臨意自雄千嶺雪深平蟻
垤兩峰雲捲露龍宮關防素號形便地旁礪須看造
化功終古山河無限恥曾教胡馬過江東

屬地主李令

鳳祥

宣廟中興第一功隴西今日尚餘風 朝廷待遇誠
缺厚緩急他時莫愛躬

聞亞使權明仲

煨

入山書寄

遙聞駟騎人仙山知在龍門太白間自笑棲棲千里
客獨鞭羸馬度重關

憶龍溪

龍溪成績被戀岡民到于今感涕長莫道襄陽無片
石滿城林樾揔甘棠

平壤途中望牧丹峰

千里關河道路賒纔過安定似還家多情遠岫能迎
客恰是姚黃未綻花

箕子墓

千年宗社一朝塵麥秀歌傳泣舊民身處九夷曾不
陋迹分三子則同仁平生玉馬今何處終古石羊獨
作隣錦繡峰前來拜客誰非當日化中人

竹碎葉付

詩

五

平山弓位田壯節公中崇謙以麗太祖命射
賜田盡焉所翔之內
抽矢輦前貫遠鴻盤旋赤羽落層空箇中膏壤知多
少盡賞將軍一發功

松京途中

倦遊千里馬玄黃關月三弦未到鄉歲色崢嶸間井
冷晨光明滅澗流長夢回遼野身逾遠眼注華山意
更忙擬把鴨江多少事歸時一一報萱堂

還家

中江相別各催行日遠東西數舍程歸到漢陽逾一
望使車亦應近長城

次茅洲韻贈田成一乙未

莫漫臨圖戀故閭君非東土更焉如男兒有志常看
劍 聖主觀才不及書三世 恩私臣死所百年腥
穢運窮初 寧陵遺策終須舉會仗 王靈定 帝
居

送申評事正甫靖夏赴北幕

青門一路走邊頭行矣征人莫少留叱馭爲忠看素
節憑鞍無處不清遊逶迤渤澥玻璃影出入蓬萊錦
繡秋自笑高陽匏繫者關雲北望叵禁愁

其二

聖朝威德靜三垂八十年來已忘危衣帶土門江水
淺瓊廬寧塔部蕃移窮荒勒石看先績中禁論兵佇
主知縱使時清無草檄莫臨長白但吟詩

次李判書

光迪

回榜宴韻

丙申

際遇 寧陵始出身重還甲子屬昌辰獨簪 賜桂
彤闈曉翻憶看花紫陌春是日傾都觀盛事同時題
塔有誰人厖眉不似顏郎老三世銜 恩拜 玉宸

宗會次士修韻

高會名園盡日留垂楊繫馬洞門幽綺筵玉觴千年
壽菊巖楓八月秋疏屬莫忘先德厚懿規須與後

生修試看太古亭前水萬壑同歸萬里流

奉贐冬至書狀權明仲赴燕

弱國行人度鳳山漢蕃隨處笑衣冠悲歌已道燕南
絕古樂何論季子觀秦堞未曾防北寇遼陽誰復返
東韓姬丹妄計吾猶取有酒須澆衍水干

次隋城伯李公

喬岳

詠華陽興巖兩書院

御

筆賜額韻

鳳去麟亡歲月深遺風轉見國人欽蚤知畢竟斯文
起上有聰明 聖后臨義理煥於星日出邪陰銷却
蟬竦淫黃金大字從天降分鎮伊川與華岑

發良才謹次家大人臨行韻 辛丑

何處清流吊屈原炎荒相望是 殊恩人生遇險方
看節親友臨江枉斷魂官路雪花迷素籥郵亭曉月
掛金盆終知此去非 天意雷雨新春霈海門

星山拜別家大人用白沙韻

庭樹雞鳴曙色微臨歧珍重莫沾衣江南無數賓鴻
在定伴騷人共北歸

謹次家大人星山贈別韻

同到南州却遠違悠悠兩地莫相依况聞絕海尤難
託瘴霧無時不濕衣

通度寺見死節諸公薦享錄感而口號

聞道玉環葬岳王空門薦享更堪傷山僧尚解褒忠
烈萬古諸公有耿光

蔚山寓舍元朝次放翁初春感事韻 壬寅

紅塵底事向來忙一夢銀臺與玉堂半月海山初定
舍元朝丘墓孰焚香江通潮水書難得春入寒雲恨
更長却憶屠蘇前歲飲聊斟官酒釀金黃

追次家大人瀆字韻

嚴程同指海南濱纔到星山路已分地近雞林觀國
俗春生蠶雨逗江雲鄉園入夢忘離索旅舍多風未

室熏親候卽今能健否拍天煙水不相聞

初四日夜坐

無略匡時也未休分甘流落海東頭光華元祐碑中
列離別文通賦外愁夜燭孤明繡蠹簡春暄特早減
羊裘長竿獨釣知誰禁月浦煙磯得自由

謹次先祖考臨命韻示兒輩此非吟詠之日而
將死之人或無不可否不然則可滅棄也八月

二十四日

生世元來無所裨鼠肝蟲臂孰非宜丹書他日俾先
枉莫忘先教乃父知

文

辭校理疏

庚子

伏以臣於登瀛之選豈不自知其不似而初不審量
既出而膺 命自是屢被 恩除不止一再今則有
若宿趼舊踐自非有萬萬難安之端何苦復為辭避
之計以干適慢之誅哉顧今羣咻衆罵皆萃於新錄
一事竊伏聞李真儉之疏則至以削去為請而 殿
下尚無批旨是削與不削為今日未了之案臣安得
以朝夕待削之身昧然趨承於匪分之職乎雖以
朝家舉措言之 處分未定之前一邊出牌督令就

職亦豈使臣以禮之道也夫向來主錄之臣費了無
限搥捱又蒙許多開釋而未後爲 國事黽勉暫出
其於廉隅宜若太過而無不足矣然而人猶加之以
醜悖之辱者無他以失其所大欲也臣之忝叨榮選
卽此輩之所大不欲也臣若徒以一身榮進爲急不
待 處分徑先出脚則雖臣自顧亦將有媿於向數
臣之處義况人之攻之又豈止如攻數臣者而已哉
臣故矢死自畫寧被罪於 聖朝不忍受辱於此輩
也抑臣竊有所痛迫於中者今不自盡於 天地父
母之前而於誰赴愬乎臣家自先代以來守正嫉惡

積忤凶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近因臣父爲 聖祖
昭洗污穢尤爲半國人所仇而惟其嘗受 寧考之
覆露獲免蝮毒之中傷故到今凡矢志於當日懷憾
懟而求逞者罔不同時乘便表裏和應必欲嫁禍而
後已雖荷 大明在上讒說不行而其怒愈深其計
益凶至以無形之事非理之說白地構煽疑亂而恐
動之緩則藏形而假手急則露身而盡力冀幸其萬
一或售而致慈母之惑者滔滔皆是也雖使臣父子
退伏畎畝不與世相聞尚恐其不免况臣以此時觸
犯衆怒冒居於必爭之地則是何異於袒裼而當餓

虎之蹊也此尤臣所以絕意榮塗不敢復進者也茲
敢隨牌詣闕陳情徑退伏乞 聖上察臣懇迫之
情憐臣危懼之迹亟 命刊名朝藉以卒終始 生
成之澤仍治臣違 命之罪以警具僚千萬幸甚臣
無任戰灼屏營涕泣祈懇之至

玉堂陳所懷劄

伏以臣伏聞 傳教有 孝寧殿四享大祭親行朔
望莫則以攝行磨鍊之命臣於此竊不勝慨然憂嘆
之至伏惟 先大王劍鳥永闕音容日翳隙駟迅駛
歲籥將換舉國含生莫不哀隕罔極伏想 殿下皇

皇靡逮之慟尤當如何哉 殿下一身之重關係
宗社安危上有 慈聖之憂念下有臣民之依仰其
不得徑情直行以盡匹庶之疏節也不翅明矣而自
三虞以後凡于祭奠連未 躬行前後諸臣多以此
爲言此亦出於人臣斷斷忠愛之惓而非小人姑息
之愛也 殿下積年焦灼之餘卒罹此巨創其所毀
敗亦已多矣疾疢之作理勢則然每當祭日有攝行
之 命則羣臣莫不驚動深以 聖體之未康爲至
憂矣 愆候有所難強則四享大祭容或有不得親
行之時而如其不然朔望殷奠獨何可攝行以貽其

如不祭之嘆哉今復預爲定式如此則臣恐其不足於遠邇之聽聞也夫人子之致哀親喪宜無與於他人而滕世子面墨哭哀則四方之吊者大悅魏孝文居喪號慟則羣臣亦哭而出此可見天理之所自然人情之所同然而今日羣臣之望君上者亦以此耳嗚呼殿下之平日講學豈有滕世子馳馬試劍之習也我朝之聲名文物豈有元魏夷狄之俗也而今在廷之臣一有不盡其哀環海之內或不見心悅誠服之風則豈不有遜於彼二國而爲臣而不言者其罪亦豈止於墨刑哉如臣無似忝叨經幄成就

君德固非所敢望而畏罪暗默實非臣義之所敢出也茲冒萬死瀝血而言之伏乞聖明亟收成命而聖候若不至於難強則仍命親行明日之奠以光聖孝以答衆望千萬幸甚

乞遞實錄廳都廳郎廳之任疏 辛丑

伏以臣見差實錄廳郎廳之任自揆空疎不足以任修史之責公體私義亦有萬萬難安者而所以泯默不言一再赴坐者有待而然也今則時政記已移纂述當頭臣何敢一刻苟在於必遞之地乎夫實錄廳堂郎雖無相避之法而若夫都廳郎廳常與摠裁官

最相周旋比諸各房之任絕不相似今臣父爲摠裁
官而臣在都廳之列開坐之際禮數不便筆削之間
議論相關此已不可冒處而其他妨碍之端亦非一
二同朝之士聞臣言者莫不以爲然臣心之非出於
規避自便於此可見矣伏乞 聖慈亟遞臣兼帶春
秋之任毋令重任有廢曠之弊不勝幸甚臣無任屏
營祈懇之至

正言時引嫌辭職達

已亥

臣之姿性庸下言議之責固無堪承之望而抑有區
區難出之義夫諫官與宰相抗是非可否之間動有

劇切之事故臣仲父臣昌協曾於臣祖父在相職之
日引范祖禹故事辭不拜諫職之 命今臣所處與
此相符其何敢弁髦家庭遺規晏然冒進乎且本院
方有尹宣舉書院毀撤之達而臣父嘗以不必毀之
意酬酢於僚席之間後因人言至於上劄自列則臣
之不可叅涉此論也明矣請 令遞斥臣職

司諫時請治經理廳差人貢物主人啓

庚子

貢物年條潛相買賣爲各司都民痼弊之源 先朝
申禁不止一再而今此經理廳差人輩略不畏忌猶
踵前習其輕 朝令病諸司蠹生民之狀誠極痛惋

事雖微細罪實怙終不可無別樣懲勵之道請經理
廳差人及主謀盜賣之貢物主人並令攸司囚禁從
重科罪買賣之物令各該司屬公

因大臣重臣以經理廳事引咎陳章避嫌啓

臣以經理廳差人科罪事論啓蒙 允矣今見大臣
重臣章劄過自引嫌替當其責實非臣意慮之所及
也夫差人輩多取公貨隨手爛用及其督納之日其
身之安樂富豪自如而惟思白地橫斂以償己之所
淫費出入中外左右罔利可駭可愕不止爲貢物一
事而已也然此豈盡本廳之所知而惟其橫行之際

動託本廳之故本廳坐受征利之名在本廳之道所
當先加嚴禁而顧乃徒急於充補逋欠於其聚斂而
來者曾不問其所從出如何臣未知本廳之所可爲
者果無他道乎負債之人嚴囚督捧可也不足則沒
入其財可也又不足則梟示其首蕩滌所負亦可也
設令逋欠終未盡充其視生民之告病官府之受弊
得失懸殊安有負債者身不勞財不損而不干之人
橫被其害者乎所謂貢物年條之委折雖未知其如
何而天下之利不在彼則在此差人獲利則貢物人
安得不失利貢物人失利乃所以爲諸司之病而

朝家禁令乃敢干犯者豈非差人之罪乎臣所謂怙終云者只爲此輩憑藉本廳不悛舊惡而發則何嘗有一分侵逼之意而提調之引咎至此臣實爲之瞿然也臣論一微事致令大臣重臣不安 聖批又以過當爲教其何敢晏然仍冒於職次乎請 命遞斥臣職

竹渠記

遠心菴旣成往與誠仲宿觀朝夕雲嵐之變賞遠近林丘之趣蓋所謂山居之勝殆無有不備誠仲爲言魚舜瑞嘗來遊以無水聲爲恨以余觀之北有爛柯

之谷南有翠屏之巖皆未嘗無水顧菴所處稍高礮壑皆下不與之相親耳余遂得四役丁令誠仲饁之就翠屏之下疏鑿引流一人在前闢除根芟以撥土三人在後隨水頭所指以作渠不終時而告功首尾約二十餘步渠北流至神女峰下始得石崖轉而東北過羽化臺又轉而北石崖盡而池承之崖之外爲土堤覆以莎水在其間抱崖繚繞其屈伸高下惟石是聽而有激湍有平流渺然有江河遵道千里歸海之象焉是夕與誠仲坐羽化臺臺舊枯石死蘚今忽潤而生矣向者無所聞今則泠泠然環珮也向者無

所觀今則灑灑然統毅也池舊仰給於細泉貯之踰月終不能盈科直一潢汚行潦耳自此水面平滿如鏡又能汎濫而南與元派合於下其於遠心之勝所助非一於是相顧樂之而恨不與舜瑞共也誠仲歸功於余以余之號竹醉遂名渠曰竹渠若蘇堤鄭渠云甲午七月六日竹醉子書

書族譜後

謹按草譜以太師府君公須副正府君之間爲有軼世自前傳疑如此未知其何所徵也大凡人代之相差少者十五六年多者六七年然此皆或有者耳

語其常而折其中則爲三四十年古者以三十年爲一世殆以是夫自麗興以來吾世爲二十二而其間垂八百年今以四十年爲世則不足三十年則有餘然則設有所軼恐不至多而又安知非實俱存而妄疑於軼耶疑其軼也者無徵疑其不軼也者亦無徵是豈可易言哉然以諸氏譜叅之自其與吾太師同時者迄于今僅二十一二世者爲多此猶吾之世也人生之早晚疏數雖各不同大略不甚相遠亦可以證之矣太師府君始以城主沒又卜葬廟食於安東故子孫仍居而不大顯於世逮我七代祖考庶尹府

君及伯氏承旨公若機雲之入洛也闡大科而列于朝後皆葬于畿甸二公之後始居漢師益昌大而文獻浸備先王考府君創斯譜手寫若干以立規模而猶未卒業缺略頗多自是草藁溢篋東之棟宇之間者又三十年非敢忽也實有未遑昨年家大人以草藁示叅議鄭公必東鄭公聰明強記證引諸姓源流如指掌執筆者聽其口授疾書不及然後昔之缺略幾盡填補今以此編摩入錄此吾譜之始末也嗚呼何其難哉其猶未備與後生未錄者繼此而修之亦有待於來世也夫自一身而爲兄弟則形分形分故

愛疎愈分而愈疎至於路人勢也若祖考之臨後屬雖百世之遠如一而已吾譜六派始自同祖兄弟分焉而今不相慶吊而將路人矣孰知厥初之爲一身哉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乃所以尊祖也苟能體祖考所以臨之之意而不至於路人則可謂不忘本矣我王考拳拳修譜之意其在斯歟其在斯歟崇禎紀元後九十二年己亥春十九世孫濟謙謹書

先妣行狀 丁酉

先妣貞敬夫人朴氏潘南大姓其先有諱尚衷麗季

名臣世稱潘南先生高祖諱應順 國舅潘城府院
君 贈領議政曾祖諱東彥司僕寺正 贈吏曹叅
判祖諱潢司憲府大司憲考諱世楠 贈吏曹叅判
妣 贈貞夫人全義李氏吏曹叅判止庵公諱行進
之女北兵使 贈領議政清江先生諱濟臣之五世
孫也先妣以崇禎丙戌五月初九日生生五歲而孤
長於外氏止庵公常置膝亟語人曰此兒眉目秀煥
耳甚大有異相惜乎使爲丈夫者上相元帥豈足道
哉十六配我家大人時才德已優見者噐之祖妣試
以衣食之政皆辦畫成二尊人與諸叔衣服夜以治

私事亦不積滯以及婢僕所著而無遺也雞鳴盥櫛
問寢時祖考常晨朝先妣必視饌進冠帶日尚蚤則
祖考命先妣執筆口占宗黨之干請諺札不遑答謝
者累數幅先妣隨號迅掃須臾而盡由是舅姑竒重
之蓋其筆法遒健女紅精敏世所罕有遠近婦女慕
則而終莫能及也記昔不肖幼小時常侍宿於墻外
小第覺則先妣已在大家至暮乃還而或先寢則不
見其來也日以是爲常當時不省其何爲及長以家
內所傳道者叅之有如是矣諸先後入門後服勤如
初不許分勞諸先後亦敬服每事稟焉己巳大禍之

後屏居永平之風珮洞時勢既變家力亦竭盡傾箱篋又賣小第以之奉祭祀供尊章及諸叔無不備也祖妣素嚴重不苟尤致謹於茶苾魚肉少不鮮卽不用又不令於房闈之內具饌而永之去京師百有餘里暑月蒸濕水潦途阻送奴赴市先妣必囑付數四故鮮或以敗鱖至亦未嘗失期後時而其等候焦慮則已多矣臨祭雖盛寒必坐廳事與二三婦女婢使共執事竟日達宵而不能休饗殮亦不以時進事少就暫歸私次則飯乾羹冷已不可食然不以爲苦祖妣或因事切責終不見於色一惟祖妣之旨是順焉

每感先祖之眷愛終身哀慕常道侍食於先舅先舅知所嗜也必舍羹與之未嘗不嗚咽流涕先祖在海島寄告訣書謹藏葬及喪以治命殉身也寢疾三載醫言勞傷爲祟蓋執婦道四十三年費心獎精如一日晚後休養無幾而病又承之竟以丙申十二月初六日終堂嗚呼痛哉享年七十一生男女凡十餘多不育惟二男二女長成男濟謙進士僉正好謙出爲從叔父諱昌肅之后早沒女閔啓洙縣監閔昌洙生員叅奉濟謙五男三女男省行峻行爲好謙後元行亦出后從弟崇謙餘切閔啓洙一男二女男幼女趙

謙彬進士鄭志翼閔昌洙一男二女俱幼越明年丁酉二月十七日葬于長湍亭子浦西坐之原先妣性強記通達習事寬厚而愛人祖妣每與諸子孫閒語前事有黷昧不明而試質于先妣則日月先後事實委折皆歷指明證而羣疑乃定故苟有忘必見問問則鮮不能對也家有事則衆所拘攣窒礙而先妣造次揮霍如竹破河決而若祖妣之所欲爲言出而卽行不終時而告功祖妣常大快之與人不較或加以橫逆則始雖怒終必勝之以不勝又反推誠遇之人亦以之感服也尤長於撫馭在永之日六姓同官子

姪婢僕雜然而處而終不失和氣人皆樂爲之用焉器度偉然喜施與內而妯娌臧獲外而鄉黨姻婭皆仰德而輸心雖暫時僑居或行過逆旅已有里婦野嫗慕悅而從之者是以其所芘蔭甚廣且勞然於緩急亦常得多助也見人困乏必傾囊石脫衣裳而無所愛以此末年俸入雖厚常不能自給不惟身後財粟無餘至以賻贈追償丐貸如歲時餽物家人反不得厭焉故凡有窘急望仁而至者常十數人盈門徃來如市而必皆手答筆颯颯終日不停至疾亟不能而後始倩書也有一兄監司公先亡家事旁落先妣

心傷之撫諸孤若子事嫂若母值考妣遠日四時節
祀自餅餌魚肉以至盥醬之微無不具送本家顧惟
薦之而已於監司公祭亦必優助也嗚呼先妣之德
美可書者多矣况子而狀其親宜廣錄而備言以俟
君子之擇而竊伏念先妣終始大體皆在於養生事
亡而竭其誠贍人約己以終其世也若復細大不捐
惟務餽餽而見者或以爲備禮之套言而疑於私也
則不肖之懼反有大於稱述之未周也况先妣雅言
病婦女輓誄之溢美曰吾死則勿效也今何敢弁髦
此意以重其不孝之罪哉且夫以止庵公之峻厲少

許也而所獎嘆如彼以先祖考之正大祖妣之嚴重
俱宜難媚也而所見重若此此可以知先妣而足以
輝映彤管也故敢痛記一二以斬人之信焉云不肖
哀子濟謙泣血謹書

亡兒墓誌銘

壬寅七月書
于富寧謫所

金省行士三濟謙長子也 上之元年辛丑冬羣臣
闖入先君以領議政濟謙以承旨首被竄謫未幾先
君受後 命省行死於獄禍由建 儲也先是 肅
宗大王棄羣臣今 上繼序春秋已逾三十 前後
妃皆不肖國人無所係心是年秋先君與諸大臣白

上稟 慈旨決大策於禁中引 國朝故事以
肅宗介子延祜君爲 王世弟於是中外大歡而獨
失志於 先朝及嘗厄 東宮於初潛者多不悅頃
之 上又下教言有奇疾委政左右狀事無大小並
令取決於 東宮諸大臣庭爭累日不能得則上劄
請 東宮分勞只如 上之在 先朝末年事傍伺
者遂羣起表裏煽惑盡黜舊臣而 上則不知也壬
寅三月起大獄兒先被逮先君及余繼又同時被逮
先君在途而卒兒始以爲事關 東宮置不問卒以
嘗識 世弟嬪之姪徐德修獄官鍛鍊將以證先君

爲逆兒毅然受笞笞不少動若櫛株以死五月十九
日也及死顏色如生獄吏卒皆壯而義之兒嘗與其
母閒語云吾輩自胎中已受 國養有事則一死職
也嗚呼使其立人之 朝引義抗直碎首於殿陛或
執干戈衛社稷死於原野之間則豈不爲家 國之
光而今死不得所名無可稱悲夫然此特時不幸耳
以所志觀所辦雖龍逢汪疇之死亦或可幾且先君
不顧身家爲 宗社萬年之計而兒蒙其難則雖謂
之死於 國事可也兒剛果而有神精長於幹事雖
倥傯糾紛而未嘗遺漏先君仗焉我金望於安東始

竹西遺附
祖高麗大師諱宣平左議政文正公諱尚憲有大節
號清陰於兒爲五世領議政諱壽恒號文谷於兒爲
曾祖先君諱昌集號夢窩兒之外祖義禁府都事恩
津宋公炳遠同春先生孫也省行以丙子十二月初
十日生二十七年而死死十日葬坡州馬井里負
子之原先君兆次也娶豐山洪氏府使重衍之女生
一男一女男曰履長皆幼嗚呼家世以正直忤小人
文正公屢蹈危機幾不免先祖考爲首於己巳之禍
先君則尤有烈焉而省行及之天歟人歟其亦酷哉
余與兒同入犴狴目見其死乃獨瓦全今滋筆書之

如此何其忍耶銘曰

布衣而死於國緊厥志葬而從於祖忠孝隧以父
而不敢私維公議

祭李林川湛文

維歲次丙申十一月朔日丁巳內從姪安東金濟謙
略具酒果魚肉哭訣于外從叔近故林川郡守李公
之靈嗚呼哀哉往在屠維我家遘凶事機之亟如火
以風公時南馳匹騎單僮牛車中途血泣相逢溫泉
少留重慎厥終公以誠信絞紵必躬旋回其轡復迎
耽蓬徃復千里飄若秋蓬我有悲辭欲達尤翁高山

一絕公記在胸緹騎之間傳誦忽忽終俾幽明志意
流通洞徹寶珠永慰貞忠興言及此我膺如眷鷹巖
之北木食之中非公頰枉而誰之楚五年竄伏一味
悸恟荷公探聽時破蹟聳達宵竟日來必從容是時
小子狂愚駭蒙感公款曲親若同宮繇是而壯慕義
無窮竊矚於公豈弟溫恭酷似吾祖大賢又從微言
緒論耳盈腹充奚施不宜屈於佩銅年貌未衰遽已
廢癯士友所期於是而空時拜床下顏色融融雖氣
綿綴不頓談鋒斯文顯晦世道替隆一有提掇應叩
如鐘曾是幾何我來哭公日月有期堂芥將封感念

疇昔涕潛心恫何以酬答之德之功有雋在豆有旨
在鐘公如不昧於余鑑衷嗚呼哀哉尚享

告先考文

維歲次壬寅六月甲寅朔初七日庚申孤哀子濟謙
敢昭告于顯考及第府君之墓濟謙不孝之罪上通
於天死而難贖生亦何顏四月廿二日被逮於蔚山
途聞罔極之報而不得告訣吞毒刺心而不能死越
五日就囚又一日置對卽與金李諸人謀殺睦虎龍
事也乃以初不識虎龍之面自辨自是遂不復究詰
似見原恕也在囚目見省行之杖死今月初四日移

配威鏡道富寧行已戒矣慟矣慟矣禍變之作於何
日何地不以時得聞生出園門玄扃已閉奔哭江寓
奉遺命於筵前既不能攀號左右自引而下從所適
北路山川荒絕又有臺啓死生猶難期不忍陪往靈
筵令峻行權奉饋奠棄絕恩禮獨向關嶺人理滅矣
子道廢矣蒼天蒼天此何人哉嚴程難稽拜辭忽忽
敢用酒果略告哀衷謹告

告亡子墓文

維歲次壬寅六月甲寅朔初七日庚申父告亡子省
行之墓哀哉我兒賢哉我兒汝能辨死先人是隨視

此頑然可樂不悲吾今北遷死生未期瀝酒墓草哀
不能詞嗚呼我兒其永寧斯尚享

示兒

壬寅四月被逮元行迎候
到竹山途中書此以贈

此心無媿當含笑入地所不忍忘者老親耳

世篤忠貞天無報施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心可質義
不辱

與宋道能

堯佐書 八月二十四日

此來南北落落真天涯地角也弟死命也分耳何須
多言不得與吾見面訣雖似小事亦足爲一恨前日
猥寫鑰谷墓表矣來此乘間又寫左旁後日所用字

而不能稱停當有大小然亦可以推移用之矣年則已至不足畏之境各位亦不卑矣但立朝無所樹立居家無學業是爲可媿不然死何至大恨餘忽忽不宣外姑主聞之當作何心令季之喪聞之怛然

與洪道陳

重疇

李季通

漢書

同日

今日事何足驚但絕塞遭此生者之憂不少不能忘僉兄平日情義殆逾於同堂兄弟此非但朱陳之好蓋亦有所心悅者存焉故耳如聖得道春諸人亦相好深至而不得各書想早晚聞此爲之傷念耳餘忽忽不宣

與李嘉會

載亨

書

同日

此來相依如親戚今將永訣矣罪人之死職耳何足驚但妻兒之千里復路殊可念命止今日若命令胤視棺歛則感幸如何敢此委報餘臨命忽忽不備

備要可借來也

與庶戚叔李命龍書

同日

鍾城人便承見十五日惠書慰荷慰荷罪人宜死久矣今何足驚來此客地不復相見抱川之別爲永訣矣奈何須加珍衛侍奉萬安餘不宣

與諸從兄弟書

同日

今日事知之已久其視夏間死於桁楊者亦已久矣
所得亦已多矣但來此數千里絕塞凡事多不瞑者
是爲可恨然亦奈何尊甫屢有書未見答可恨墓道
事須與兒輩相議爲之家狀草而未完君其成之爲
省墓作一文商確刪潤而用之某文字君亦自爲一
二可矣餘忽忽不宣

與庶從叔仲積

昌發書同日

五月留書追慰姪死分耳人家禍變之慘蓋在古亦
似罕有然亦奈何叔平日同研情厚星山之日亦多
得力聞之可感而不復相見想覽缺盡然道春見情

深恩多亦與叔相似幸爲傳此意也臨命未各宣恨
恨餘不宣

寄子峻行書

同日

良文之別便成永訣矣吾死料之久矣但千里絕塞
無以收其後元達皆弱汝母病痼又將移配則未知
當何如是可念永峽之寓固知難堪而今觀時勢若
不深入山中恐有他虞必耐過以爲轉入谷雲之計
可矣所欲言多矣而忽忽不能盡前日所遺元行者
固有之且有追言之者矣不一

寄子坦行書

同日

吾死固無足怪但更不見汝面可惜須從諸兄勤讀
成立以副泉下之望吾所望只在於汝矣汝名更以
坦行字以叔平或泰叔可矣不一

寄孫履長書

同日

吾死分也不得復見汝面目耿耿汝必有所成勤學
不倦以繼述志事可也先祖考祭祀只在汝身當益
虔也前書見之否餘不一

竹醉藁終

竹醉藁後序

伯祖忠獻公文集既成不肖又竊念我伯父府君素
不以文辭自喜而材識旁通其惟不作有作必卓然
雖一時能文之士徃徃以爲難及而方其作也多不
肯自收箱篋間罕有留者又劫火蕩然十不存三四
今編次得詩若文塵若干首爲一卷噫何少也雖然
其平生精神心術之寓尚於是乎在况臨命諸作又
有所不忍廢者謹以附于大集之後悲哉悲哉府君
諱濟謙字必亨竹醉其號忠獻公嗣子也乙酉魁進
士己亥文科及第辛丑以承旨與忠獻公同時竄謫

後序

府君得蔚山明年移富寧受後命
贈更曹叅判府君器局俊偉抱負甚遠遭時不祥不
得有少試其在謫日讀書嘆曰惜余未及少時今猶
可自力其于學蓋方進而未已也未幾遂及於禍嗟
夫立功存乎時立言由乎已存乎時者有非人之所
能爲而由乎已者又不及如其志耶天乎豈非冤哉
豈非冤哉

崇禎百三十一年戊寅孟秋上澣不肖從子元行泣
血謹序

